从文化意境论看《红楼梦》中生态诗的英译

刘　灿,贾德江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粹,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古诗词是古典文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的瑰宝。意境就是诗词的魅力所在。文章通过在《红楼梦》生态诗的英译中引入意境的概念,为翻译研究以及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文化意境论;《红楼梦》;　生态诗;　英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104－03

一　引言

《红楼梦》被公认为是中华古典文学著作中的瑰宝。其中的诗词体现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揭示了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命运结局,丰富和升华了作品的主题。小说中与生态相关的 34 首诗词通过个性化、抒情化、悲情化的描写,塑造出栩栩如生、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诗词不仅能与小说的叙事融为一体,更能为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服务,做到“诗如其人”。因此,《红楼梦》诗词英译的准确性,尤其是生态诗英译的准确性,对外国读者理解《红楼梦》中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起着重要作用。

意境作为翻译、文学和美学的重要范畴,具有特殊的题外之旨和强烈的艺术召唤力,意境之美为读者提供了广阔无垠的可想象、联想和再创造的空间[1]。意境理论的快速发展为《红楼梦》诗词的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本文试图把意境理论引入到《红楼梦》诗词的翻译研究中,从意境的角度分析《红楼梦》中生态诗翻译过程中意象和情境的传递,从而为生态关联诗词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　文化意境论概述

(一)意境论的形成

意境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庄子》。书中不仅提出了“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情感命题,而且还较早地使用了虚化的“境”的概念,如“荣辱之境”、“是非之境”和“振于无境故寓诸无境”等,这就为意境论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首先用“境”的概念来评论嵇康和阮籍的诗,说他们的诗“境玄意淡”,并提出“文外之重旨”、“余味曲包”等重要问题,可视为文学意境论的萌发[2]。盛唐之后,意境开始全面形成。相传王昌龄作的《诗格》中,甚至直接出现了“意境”这个概念。但他当时的意思,只是指诗境三境中的一境: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3]。

(二)文学意境的艺术特征

1、情景交融

情景交融是意境创造的形象特征。王国维说:“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4]。然而,情感的表达是要靠景物来显示的,抒情作品具有一种对画面美的依赖性。它的艺术形象一方面具有艾略特所说的“如画性”(Bildlichkeit),是一种生动的直观;另一方面,这种形象又是一种情感的载体,是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的结合物。意境的这一形象特征,用中国的说法就叫“情景交融”。

2、虚实相生

这是意境的结构特征。虚与实本是一对哲学范畴,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有广泛的应用,在意境的结构论中也表现出来。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5]。这句话含意十分丰富,其中有一层告诉我们,意境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如在目前”的较实的因素;一方面是“见于言外”的较实的部分。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二者的结合。所以后人干脆提出“全局有法,境分虚实”的主张,把意境中较实的部分称为“实境”;把其中较虚的部分称为“虚境”。实境是指直接描写的景、形、境,

[收稿日期]　2011－10－12
[基金项目]　南华大学校级培育课题项目资助(编号:2009PY042)
[作者简介]　刘灿(1987－),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又称“真境”、“事境”、“物境”等;而虚境则是指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的空间,又称“诗意的空间”。

3、生命力律动

何谓生命力律动? 即意境展示的生命本真的幽情壮采,或曰生命本身的美。宗白华认为“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6]。这与中国人的诗化宇宙观、哲学有联系。

4、韵味无穷

这是意境的审美魅力所在。“韵味”是指意境中蕴含的那种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它包括情、理、意韵、趣、味等多种因素,因此又有“韵”、“情韵”、“韵致”、“兴趣”、“兴味”等多种别名。

三　《红楼梦》中生态诗的英译

(一)《红楼梦》中生态诗的界定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笔者所提出的生态诗指的是与生态相关的诗歌,即包含描写生物生存状态的诗歌。

(二)《红楼梦》生态诗英译中意境的传递

1、意象的传递

以《虚花悟》为例,这是十二支曲子里描写惜春的一支。“虚花”可理解为镜中之花,华而不实,“虚花悟”意思是领悟到荣华是虚幻的。“花”在这里既代表惜春,又指一切容易消逝的美好的事物。在这个标题的处理上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与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有明显的不同。杨译本为“Perception of The Transience of Flowers”。而霍译为”The Vanity of Spring”。杨译本不仅保留了“花”这个意象,还描述出了花的特点。霍译本则直接用“vanity”一词略显突兀,“spring”也难以替代“花”的意象。诗中第一句便出现了另一个重要意象“春”,既暗含惜春姐妹的名字,也指大好春光,有双关之意。杨译采用大写加复数的形式“Springs”,并且在文后加注解释,突出了这一意象;霍译未做任何特别处理,便无法体现出这一意象的深层意蕴。再到“天上夭桃”、“云中杏蕊”,这里比喻富贵荣华。“夭桃”出自《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夭夭”,美而盛的样子。霍克斯将“桃”译为“hymeneal”,保留了这一意象的联想意义。“hymeneal”源自希腊神话婚姻之神海门的名字“Hymen”。霍译巧妙地运用了西方人所熟知的典故中的意象来替换诗中的意象。“春荣秋谢花折磨”这一句是两个译本的差别最大的一句,杨译为“Spring blooming and autumn withering the fate of flowers”,该译文既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又表达出了作者的深层含义;而霍译为”To be, like summer's pride, cut down at last”,未保存原文“花”的意象,且将“春”、“秋”季节替换为“夏季”,归化到英国文化,与原诗的意境差别似乎较大[7]。

2、情感的传递

《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征的重要作品。它和《芙蓉女儿诔》一样,是作者着力摹写的文字。这首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在抒情上淋漓尽致,艺术上是很成功的。这首诗并非一味哀伤凄恻,其中仍然有着一种抑塞不平之气。“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这里形成两个对比鲜明的两个意境,即柳丝榆荚的芳菲与桃花李花的飘零。霍克斯把“自芳菲”译为“fragrant too”明显过于简单,而未能准确把握原诗的思想内涵,从而无法表现出原诗世态炎凉的抑塞不平之气。杨译本则将这两句译为“Willows and elms, fresh and verdant, Care not if peach and plum blossom drift away”,这样翻译除了准确再现了的意象,care not 两词的选用更与原诗的意境相符合,形象地再现了原诗的中意境的对比。“明年闺中知有谁”是林黛玉对自己命运飘零不定的哀叹,杨译本“But her chamber may stand empty on that day”的语气比“which of your sweet companions will remain”这个疑问句的语气要强烈,更能表达出对物是人非的悲戚和感叹,杨译本呈现出的意境更深准地把握到红楼梦人物的内心,能更深邃地表达出中国文化的委婉细致[8]。

3、民族特色文化的传递

在翻译《红楼梦》中的生态诗时,杨译本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语义翻译的策略,从而更好地保留了源语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意象。霍译本则多采用交际翻译的策略,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在无形中弱化了文化意境的传递。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有凤来仪(宝玉)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
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
迸砌妨阶水,穿帘碍鼎香。
莫摇清碎影,好梦昼初长。(第 18 回)

霍译:

The Phoenix Dance
Perfected now at last, this place is fit;
For Bird of Paradise to enter it.
Each graceful wand lets fall a dewy tear;
Each glossy leaf breathes coolness on the air.
narrow-parted blocks the pent stream leaps;
chinks of blind the incense thinly seeps.
Let none the checkered shade with violence rude;
Disrupting, on the slumberer's dreams intrude!
(David Hawkes, l973: vol. I 369)

杨译:

Where the Phoenix Alights
The fruit fresh formed on jade stalks rare,
Makes for the phoenix fitting fare;
So green each stem they seem to drip,
With coolness seeping from each verdant tip.
Bursting through stones, they change the water's track,
Piercing through screens, holding tripod's incense back;

Let none disturb these chequered shades,
That sweetly she may dream till daylight fades.
(Yang Hsien-yi, 1978:vol. I 261)

从译文中可以看出,杨译为了全面真实地反映源语文化作出了很大努力,不但在译文中保留了“凤凰”(phoenix)这一中华文化特有的形象,而且还保留了“秀玉”(jade stalks)、“青欲滴”(green to drip)、“绿生凉”(coolness seeping from each verdant tip)、“鼎香”(tripod's incense)等具有鲜明文化特色词语的意象,更有文学语言的独特的视觉感。这些意象在霍译本中似乎没有明显体现。由此可见,在翻译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单纯的写景诗词时,语义翻译还是较好的一个策略[9]。

4、形式的传递

《葬花吟》在形式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体,就整体押韵来说,大体上是四句一韵,前面八节韵脚在一、二、四句上,即aaba,后几节随着作者感情的变化韵脚稍有变化但也相当工整。霍克斯的译文忽略了中国古诗特有的句法结构,即古诗特有的表达模式,将整首诗改成了英语诗歌的结构,每一个诗行都是采用英语诗歌中常见的五步抑扬格,而押韵则使用英诗中的英雄体对偶句,即 aabb,整齐划一,贯彻全诗,aabb 连韵。译文的尾韵也多数是长元音和双元音,他选词的用意不仅在于传达声音,而且在于通过声音表达意义,这种绵长、低沉的音韵使原诗中凄艳绝望之美达到极致。霍译本虽然韵律更为整齐,更符合译文读者的审美要求,却无法使读者在形式上领略中国古诗的特质。而杨译本更注重保存原诗的文化特色,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就像原诗给读者那样的想象空间一样。杨译本采用大量的头韵,如:第 1 行中的 fade 和 fly,第 11 行中的 peach 和 plum,blossom 和 bloom,第 19 行中的 flower,fresh 和 fair,第 47 行中的 folly,fallen 和 flower 等。头韵的使用不仅增强译诗的韵律和节奏,而且也更形象地传达原诗的情致和精髓。杨译本抓住了原作者的思维方式,从而在译诗的形式上重现了原诗蒙太奇的视觉特征。

四 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意境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不可译的,只要译者在准确理解原文意境的基础之上,把握翻译中意境再现的一些原则,《红楼梦》中诗词的意境美是可以最大程度得到传递的,整个作品的主题也将随着意境的呈现而更加丰富和深刻。

不同的文化需要经过嫁接,才能相互通融、相互补充[10]。特别是意境移植,它把原诗中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意象以其本来面目在译文里保留下来。它不仅能把一种文化和语言中的信息以原有的形式贡献给另一种文化及语言,使译语读者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异域风味,也为译语文化输入了新的意象,注入了新的血液,从而增强了两种文化的相容性,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顾正阳. 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56.
[2] 袁济喜,陈建农. 文心雕龙品鉴[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203-207.
[3] 王昌龄. 诗格[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38-39.
[4]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84.
[5] 梅尧臣. 宛陵诗集[M]. 北京: 北京龙文阁,1910:45.
[6]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63.
[7]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J]. 外国语,1998(2): 12-18.
[8] 刘士聪,谷启楠. 论《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J]. 中国翻译,1997(1):16-19.
[9] 黄新渠. 中国诗词英译的几点看法[J]. 翻译通讯, 1981(5):21-23.
[10] 王东风. 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M]//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229-250.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Ecology-Relevant Poetry in Hongloum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Ideorealm

LIU Can, JIA De-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Poetry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ssence of a nation's language, loaded with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s an indispensible part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attraction or charm of a poem lies in its ideorealm,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poetry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ion of ideorealm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ecology-relevant poetry in Hongloumeng, and tries to provide a new angle for poetry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 Theory of Ideorealm; Hongloumeng; Ecology-Relevant Poetry; English Translation